

我坐在屋里，北窗下的书桌，每天以同样的姿态敲击电脑键盘，如同叩响一扇门，通往哪里不知道，总之当时，路上的总是路。道路是沉默的，尽管人来车往，声响如瀑，道路并不说话。写作当然类同于行走，在道行。不同的是，写作之旅的道路是写作者走到哪里，道路便延伸到哪里，并且，终止于那里。只要你止步，的前方即便满是绿茵和鲜花，如果你不迈步，道路就并不确立，或者说，道路便有无限的可能。在所有的交中，我最喜欢的是火车。火车行驶起来，声音最宏大，哐当哐当的，如同马群奔腾，又似时钟行走的声音。有我坐在火车的行李车厢里远行，于是得以看到铁轨响亮地往前（其实是往后）疾奔，而后，便聆听到巨大的临近夜晚天光晦暗与朝阳升起时，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似乎很不一样，但到临了，我终于明白，道路是沉默的旅程，道路被规定了，这与写作有着本质的差别。写作在行走的方向和时间选择上，都有极大的自由度写作者是一时的君王，但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踏出的道路，不难发现，我们走过的道路早已被荒草淹没，空无法计较道路，因为所有的道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即便是跟随别人走过的路，依然取决于自己。这些年写文字，好比走了一程又一程。写完了，便与它们告别，再往前走。走到哪里，道路便延伸到哪里，至于它们不能称为真正的道路，却是可疑的。今天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在无尽的行走中倒下，然后荒草将我淹没。也尔读到这本书的朋友们在跟随我旅行一段之后，记住我带你们看到的好风景，不好的忘掉，然后，像在道路点上一样，互道珍重和再见。道路总是沉默的，只是在其起点和终点的时候，走上道路的人们需要说珍重和我坐在屋里，北窗下的书桌，每天以同样的姿态敲击电脑键盘，如同叩响一扇门，通往哪里不知道，总之当时，路上的总是路。道路是沉默的，尽管人来车往，声响如瀑，道路并不说话。写作当然类同于行走，在道行。不同的是，写作之旅的道路是写作者走到哪里，道路便延伸到哪里，并且，终止于那里。只要你止步，的前方即便满是绿茵和鲜花，如果你不迈步，道路就并不确立，或者说，道路便有无限的可能。在所有的交中，我最喜欢的是火车。火车行驶起来，声音最宏大，哐当哐当的，如同马群奔腾，又似时钟行走的声音。有我坐在火车的行李车厢里远行，于是得以看到铁轨响亮地往前（其实是往后）疾奔，而后，便聆听到巨大的临近夜晚天光晦暗与朝阳升起时，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似乎很不一样，但到临了，我终于明白，道路是沉默的旅程，道路被规定了，这与写作有着本质的差别。写作在行走的方向和时间选择上，都有极大的自由度



郭平著 投降 Surrender

“道路是沉默的，尽管人来车往，声响如瀑，道路并不说话。”

南京大学出版社

郭平 著 投 降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投降/郭平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305-05816-5

I. 投… II. 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251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投 降
著 者 郭 平
责任编辑 陆蕊含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 字数 245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816-5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erssl@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骆冬青

年华似水，浮生若舟。

人类最初的文字，或即来自有意无意的刻画。是为了给生命留下痕迹，不甘雪泥鸿爪的泯灭？还是为了生命与生命的交流往来，抗争时空的限制心灵？无可追溯。刻痕在何时变成了“字”，组成了“文”，“人”，由此才越来越成为“人”。这，则是可以肯定的。

古人云：仓颉造字，天雨粟，夜鬼哭。古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西方哲人云：语言乃存在之家园；人是符号的动物……

生命之舟上刻画的痕迹，就成为生存的寄寓，成为创造的运演，成为文化的密码，成为人从自然世界挣脱之后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构成元件。

由此，产生了“说文解字”的学问，催生着“文心雕龙”的创作。

汉语言文学的大学教育，其根本意义正在于此。一方面，是对汉语言文学既有成果的解读、探索，借此，展开一个个奇妙、精

微而又普遍、博大的“世界”。是谓“说文”与“解字”。语言学与文学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逼近着相同的目标。另一方面，是“雕龙”的“文心”。世本无龙，屠龙之技注定无所用；但于虚构的神楼意阁上雕龙，画龙而点睛，人类生活中终有龙飞凤舞的神奇世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的“雕龙”，是人类心灵不甘束缚于现实，勇于怀想天空、凌空蹈虚的天马行空般大精神大智慧的创造。于是，人类才拥有“心有天游”的浪漫与超越，精神的大自由大解放才推动着文化形态的神奇嬗变。“文心”实乃“人心”最为精要的内容。是故，古人不无神秘地宣称：诗乃天地之心。司马相如才貌似狂妄地放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文心雕龙”，正是文学创作从神思到情采、从原理到功用的精辟说明。

然而，大学“文学院”教育与艺术院系教育的一个重要差别，莫过于创作的缺位。对于热爱文学的求学者不啻惊雷的断喝，就是大学中文系不是学创作的，甚至是不提倡文学创作的。“说文解字”是正宗，而“文心雕龙”是小道。本应是第一义的文学创作，反而在教学中被贬入冷宫。殊不知，简单的道理是，没有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何所凭依？

中国大学史上曾有诸多文学大师在“中文系”任教，培植“灵根”，播撒“情种”；许多一流的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研究者往往自文学创作“转行”，别辟学术新境，卓然树立风范。如王国维、鲁迅、闻一多、周作人、陈梦家，等等，等等，均将文学的激情与想象成功地融铸到学术探索之中。国外大学则多聘请著名作家任教，开设文学创作课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辈学者唐圭璋、孙

望、吴调公、吴奔星、常国武等先生，亦兼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创作的“文心”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本来，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以意逆志”，还原创作者的心态意向；具有创作的体会，或至少有“拟创作”、“内幕仿”，才可以真正求得“文心”。而这一点，在日渐僵化冷漠的学术体制中越来越被挤压窒息。创造精神的枯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精神的生机丧失。

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挑明了创造性思维对于一切科学文化探索的重要性。

本于是，我们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激活本土资源的沉积，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开设了写作系列教程，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着力提升创造能力与表达能力，冀与语言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构成飞翔的双翼。

本书系有课程的现场呈现，亦有历年师生创作成果的汇集。无疑，水平或有高低，课程或有不足，但亦有卓然成家的创作者显示实绩，更有不必妄自菲薄的诸多探索。谨此呈现于读者之前，以求砥砺，以求鞭策。

刻舟求剑，虽迹似愚妄，但有求剑的真心真意在，自有不容非笑者存焉！

无论如何，我们留下了生命的痕迹。

是为序。

自序：沉默的道路

我坐在屋里，北窗下的书桌，每天以同样的姿态敲击电脑键盘，如同叩响一扇门，通往哪里不知道，总之当门打开时，路上的总是路。

道路是沉默的，尽管人来车往，声响如瀑，道路并不说话。

写作当然类同于行走，在道路上旅行。不同的是，写作之旅的道路是写作者走到哪里，道路便延伸到哪里，并且，终止于那里。只要你止步，眺望中的前方即便满是绿茵和鲜花，如果你不迈步，道路就并不确立，或者说，道路便有无限的可能。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我最喜欢的是火车。火车行驶起来，声音最宏大，哐当哐当的，如同马群奔腾，又似时钟行走的声音。

有一回，我坐在火车的行李车厢里远行，于是得以看到铁轨响亮地往前（其实是往后）疾奔，而后，便聆听到巨大的静默。临近夜晚天光晦暗与朝阳升起时，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似乎很不一样，但到临了，我终于明白，道路是沉默的。

寻常的旅程，道路被规定了，这与写作有着本质的差别。写作

在行走的方向和时间选择上，都有极大的自由度，似乎写作者是一时的君王，但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踏出的道路，不难发现，我们走过的道路早已被荒草淹没，空无一人。

无法计较道路，因为所有的道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即便是跟随别人走过的路，依然取决于自己。

这些年写了一些文字，好比走了一程又一程。写完了，便与它们告别，再往前走。走到哪里，道路便延伸到哪里，至于它们究竟能不能被称为真正的道路，却是可疑的。今天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在无尽的行走中倒下，然后荒草将我淹没。

也希望偶尔读到这本书的朋友们在跟随我旅行一段之后，记住我带你们看到的好风景，不好的忘掉，然后，像在道路的起始点上一样，互道珍重和再见。

道路总是沉默的，只是在其起点和终点的时候，走上道路的人们需要说珍重和再见。

郭 平

2008年11月17日于南京

目 录

小说

金先生的旅行箱	3
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	21
寻找晓云	83
眼睛般的湖泊	120
投降	150
紫色	180
北极阁	188
一个长得跟我一样的人	195

散文

灰尘与花朵	235
小多	239
欢迎光临	246
夜色妖娆	249
马尾巴的功能	252

一掷千金	257
诗歌的情人	262
说古琴之“古”	266
说古琴之“清”	272
说不尽的管先生	285
最美的器物	298
抚摸与体贴	302
等待书的封面	306
皈依	309
诗	
真的有所不同	315
无穷动	316
我的时代	318
请你让我平静下来	319
谎言	320
在我弥留之际	321
一杯醇酒	323
云和泥	325
在火焰之上	327
琴不抚而鸣的情况	330
我的身与心	332
歧路	333
我可以不说话了吗	336

我是我自己身心褴褛的王	337
浮生一日	339
空枪	341
远与近	342
牢笼	344
一枝红杏入窗来	346
独语	347
黑夜孕育和诞生过什么	349
我感觉到我攥住了一些虚空	350
夜站台	351
前面也有雨	353
捉迷藏	354
你喜欢谁坐在你身边	356
是什么东西	358
诺言	359
春夜听风	360
巴厘单行道	362
外南梦	364
一片花	365
我连一个誓言都没有	367

小 说

金先生的旅行箱

大得总也走不出的地方
小得容不下一只旅行箱的地方
就是家吧

有家难回的
有家不归的
会在一定的空间里相遇
正如两张脸
常要在镜中照面吧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冯军在楼下和别人下象棋。那时冯军还是个初中学生，整天除了下棋，不大知道干别的事。冯军的棋下得不坏，附近的老少，没有冯军的对手。

正下着棋，来了辆卡车，停在楼前。下来几个人，把车上的东西往下搬。东西不多，一副床，十几只纸箱子，一会儿就从车上搬下来并搬上了楼，然后，车子就开走了。冯军家这个楼洞里，只有三楼的一套房子没人住，也就是冯军家楼上的那一套。冯军想，这几个陌生人一定把东西搬到我家楼上去。冯军一直看着他们搬东西，他们中的一个长得有些像干部或者教师，文乎乎的，冯军觉得他是这些东西的主人，也就是冯军家楼上那套房子的主人。他们搬东西

的时候都不说话，只有一个壮汉在扛一只纸箱子时对那个文乎乎的人说，什么东西，重得像棺材。那个人说，书，都是书。

傍晚时分，人们都在楼下乘凉，巷子口拐进来一辆三轮车。路上都是人，车子不好走，车夫“喂喂”、“劳驾劳驾”地叫人们起身让路。车上坐着一个老人，手里一根拐棍，脚下一只皮箱，头上一顶小小的草帽。车夫停了车，扶老人下车，老人有一条腿不好，走路不稳。他问冯军，这是××楼吗？冯军告诉他是的这是××楼。老人说，呵，到了。他的个子很高，拄着拐棍，努力使自己站得笔直。他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说话时脸上露着笑容。冯军说，你是301的吧？老人说，是是。冯军从他手上拿过皮箱说，我送你上楼吧。老人说，多谢多谢。到了楼梯口，老人说，小朋友，皮箱子边上的兜里有只手电筒，你把它拿出来照路吧。冯军照他说的话去做了。

到了门口，老人取钥匙开门，冯军用电筒照着，找到了电灯开关拉线，开了电灯。房间里有两种“嗡嗡”的声音响，一种是日光灯整流器的声音，另一种是蚊子飞动的声音。冯军把皮箱放下时，身上已经被蚊子咬了好几个疙瘩。冯军不住地拍打着。老人摘去了帽子，露出了一头的白发，他用帽子在冯军身边扇着，说，江边蚊子吃客，瞧，我家的蚊子，就不咬我。老人的笑容是冯军很少见过的那种。冯军说，我家的蚊子，怎么也咬我呢。老人说，那还用问，说明你的肉香，好吃呗。他说，我们相互介绍一下好不好，我叫金一鸣，金子的金，一二三的一，公鸡打鸣的鸣。冯军说了自己的名字，又说，不过人家都叫我三子。老人说，三子好，叫大名有些见外。我家也有个三子，我有三个儿子，三子就是我的小儿子，我家的三子也生

了三个儿子，三子生了个三子，三子你说好玩不好玩。他笑，笑得厉害，好像这真是件好玩的事。

冯军下楼的时候，金先生站在楼梯口拿手电给冯军照着亮，说，三子，明天我请你吃冰棒。

冯军回到乘凉的人群中，看三楼金先生家的窗户，过了一会，灯灭了。

平时不大容易见到金先生，他似乎总在家待着，冯军听父母讲，他每天很早就出门去买菜。

夏天过去，新的一学期开始了，冯军成了高中生。中秋节的前一天，金先生到冯军家来，冯军父母连忙给他让座、沏茶。金先生说，你家真够挤的，五个人住我一个人的地方。冯军父亲问他，您好像是学校里的老师吧。金先生说，不是，我退休前在防疫站工作，搞血吸虫的。冯军父亲说，血吸虫不是已经全部被消灭光了吗？金先生说，全部消灭不可能，控制住了而已。冯军父亲说，金先生您一个人过活，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不要客气，力气活可以让三子帮您做。冯军父亲憋着一口普通话，冯军母亲和冯军在一边听了要笑。金先生说，还真有事要麻烦你家三子。中秋节了，我想去外地看看儿子和孙子，我种了几盆花草，请你家三子每天帮我给它们浇浇水，我把房间的钥匙留给你们。三子住在我家也可以。冯军父母答应了。

第二天，冯军正在吃早饭，金先生来了，他穿得很齐整，头上戴着那顶小圆草帽，手里拎着那只不算新的小旅行箱。他说，再见了。冯军问他到哪里去，他说了个地名，冯军父亲说，要坐三个小时的车。问他，要三子送您到车站去吗？金先生很精神地拎了拎皮箱，

说，不用不用，东西不重，再说，实在不行，还可以叫辆三轮。冯军父亲说，您今天的气色很好。金先生说，是呵是呵，唉，要见儿子孙子了嘛。

金先生走后，冯军便在他家住下了，冯军每天看书看到深夜，两间屋子，就冯军一个人，冯军感到从未有过的宽敞。睡觉前，冯军关了灯，总要在两间屋子里走来走去。冯军站在窗口向远处眺望。那时的三层楼房极少，冯军的目光可以无遮拦地望出去老远，冯军看见无数的屋顶在月光下像是一本本翻开了的书，火车喷出的白色烟雾在夜色中温柔地漾开。冯军想金先生一定在远方的某个地方笑着，冯军很想念他的笑容。

半个月后，金先生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冯军正在他的屋子里看书，听到楼下有人喊冯军，冯军从窗户往外看，金先生朝冯军招手呢。他的脚下除了那只皮箱，还有两只竹篮。冯军下楼帮他把篮子拎上来。金先生进屋后，在床边坐下，边喘气边说，哎呀，还是家里好呵。冯军说，金先生你回家玩得高兴吗？金先生说，呵，高兴，高兴。过了个节，家里人聚在一起，吃月饼，看月亮。冯军说，中秋那天这儿下了雨。金先生说，是吗？他四处看了看，说，三子，你住在这儿比我住在这儿干净多了，我是个邋遢老头。说着话，金先生走到墙边，指着墙上挂着的照片说，三子，这个就是我的三子。这张照片冯军曾留意过，显然是金先生一家五口，只是照片很旧了，金先生在上面年轻得很。

冯军收拾了书本，说，金先生，我回家了，你该休息了。金先生好像没听见冯军说的话，他把脸凑在照片跟前，用劲地看呢。